

臺灣地景的第一道虹彩 —高拱乾《臺灣府志·藝文志》所載 〈臺灣八景詩〉之詩意探討

徐慧鈺*

摘 要

臺灣首度以「八景」為名，集結連篇詩章者為高拱乾《臺灣府志》所載的〈臺灣八景詩〉。其中收錄了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璋、王善宗及林慶旺等五人詩作，共同為「臺灣八景」彩繪出第一道的虹彩。此後，臺灣詩人續寫〈臺灣八景詩〉，並流芳於歷卷的《臺灣府志》中。清領時期的〈臺灣八景詩〉是歷來游宦、方志編纂者與在地儒生集體共作長幅巨作，而高拱乾《臺灣府志》〈臺灣八景詩〉實具開創之功，值得深究探討。本文以高拱乾《臺灣府志》所載〈臺灣八景詩〉為題，希望從詩歌的角度，評析高拱乾等人之〈臺灣八景詩〉，希望給予他們合理的文學評價。

關鍵詞：臺灣八景詩、高拱乾《臺灣府志》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林慶旺、王璋

* 作者為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，E-mail: s3315004@mail.cgu.edu.tw。

一、前言

臺灣地處海島，海山交會，地貌多姿，時而可見雪浪海門、春潮拍岸、山紆巖磊、層巒篆香的景致。文人墨客流連其中，留下不少錦繡詩篇，然而首度以「八景」為名，為臺灣的地景繪彩成虹，集結連篇詩章者為高拱乾於《臺灣府志》¹所載的〈臺灣八景詩〉。其中收錄了高拱乾(分巡臺廈道)、齊體物²(臺防同知)、王璋³(本土舉人)、王善宗⁴(臺灣水師協左營守備)及林慶旺⁵(臺灣府儒學教授)等五人詩作，他們共同為「臺灣八景」彩繪出第一道的虹彩。此後，歷代臺灣詩人皆承襲此風，續寫〈臺灣八景詩〉，並流芳於歷卷的《臺灣府志》中。清領時期的〈臺灣八景詩〉是歷來游宦、方志編纂者與在地儒生集體共作長幅巨作。此連篇的「臺灣八景詩」不但為臺灣地景留影，也常存了歷代長官與儒生留下文采墨影。謝靈運〈七里瀨〉云：「誰謂古今殊，異代可同調」，清代臺灣官民的集體共作〈臺灣八景詩〉，正是異代同調所共創臺灣的山水長篇，是彌足珍貴的臺灣文學瑰寶；而《高志》載錄的〈臺灣八景詩〉實具開創之功，更值得深究探討。

對於〈臺灣八景詩〉的探討，歷來褒貶不一。如連橫曾評臺灣八景之詩，作者甚多，而少佳構；但對高拱乾之作，則推為最古⁶。劉麗卿《清代臺灣八

¹ 高拱乾《臺灣府志》，修撰於康熙 33 年。此後簡稱《高志》。

² 齊體物，正黃旗漢軍人，丙辰進士，康熙 30 年任臺防同知(治府城)。參見清·高拱乾(1985)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三〈職官·秩官〉，頁 527。

³ 王璋，臺灣人，字昂伯，臺灣人，康熙癸酉(32)舉人。為雲南宜良令，潔己愛民。丁母憂，百姓數千詣巡撫籲留，璋從問道歸家。服闋，起知湖廣房縣，升主事，遷監察御史，卒於官。參見清·范咸等(1985)，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卷十二〈人物·列傳〉，頁 2037-2038。

⁴ 王善宗，山東青州府諸城人。清康熙 18 年(1679)武進士。康熙 29 年(1690)來臺，擔任臺灣水師協左營守備之職。參見清·高拱乾(1985)，《臺灣府志》卷四〈武備〉，頁 594。

⁵ 林慶旺，晉江副榜。康熙 34 年任府儒學教授。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，副榜貢生。福州府教授。康熙 34 年調補。陞山西屯留縣知縣。參見清·范咸等(1985)，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卷三〈職官·秩官〉，頁 1499。

⁶ 連橫(1975)，《臺灣詩乘》，頁 23。

景與八景詩》⁷對〈臺灣八景詩〉歷史發展與詩歌表現，有全面的整理與闡述，貢獻良多。施懿琳〈清領遊宦與在地詩人作品中的臺灣意象〉認為：清吏們對這些景致的書寫，帶有濃厚的宣教意味。雖然飽蘸墨彩，但在字裡行間，還是對臺地含藏有一定程度地貶抑⁸，對臺灣八景詩的評價不佳；然施懿琳與她的學生吳毓琪合著之〈康熙年間「臺灣八景詩」首創之作的空間感探討〉則以王善宗、齊體物及高拱乾的作品加以闡析，文中以「我在」與「他在」的關係，觀察三者詩中所建構空間藝術之異同，對三者詩之藝術成就多有讚賞。蕭瓊瑞〈認同與懷鄉—臺灣方志八景途中的文人意識(以大八景為例)〉認為：「八景詩」、「八景圖」的創作和呈現，反映文人仕宦殊異、矛盾的心境與情感，是臺灣地區自荷蘭時期的海圖、地圖之後，另一批頗具史料價值與美感意義的珍貴圖像⁹。徐麗霞〈臺灣清代八景的權力結構與回歸意涵——以「臺灣府八景」為例〉¹⁰，從權力結構與回歸的角度去探討臺灣的清代八景詩。李知灝《從蠻陌到現代—清領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景書寫》¹¹，對清領時期的八景詩亦多有詮釋。許世旻《乍寒還暖—論臺大八景當中的雞籠積雪》¹²，專門針對臺灣八景中的雞籠積雪，做專論式的探討，蒐集傳統文獻與氣象、天文等新資訊來探討，頗能開創新局。清領時期的〈臺灣八景詩〉的研究，雖評價不一，但有了學者們分別從政治、文化、美學、地域空間甚至天文地理的角度研究此題，讓此題的研究視野寬闊，豐富而多彩。

上述議題的研究皆以〈臺灣八景詩〉為文本，但如果學者詩歌的詮釋有誤，恐對其研究的成果有所影響。因此本文再次以〈臺灣八景詩〉為題，希

⁷ 劉麗卿(2002)，《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》，全書對清代〈臺灣八景詩〉的論述精微。

⁸ 施懿琳(2000)，《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》第三篇第一章〈清領遊宦與在地詩人作品中的臺灣意象〉，頁 65-95。

⁹ 參見蕭瓊瑞(2006)，〈認同與懷鄉—臺灣方志八景途中的文人意識(以大八景為例)〉，頁 4-15。

¹⁰ 徐麗霞(2010)，〈臺灣清代八景的權力結構與回歸意涵—以「臺灣府八景」為例〉，頁 177-216。

¹¹ 李知灝(2013)，《從蠻陌到現代—清領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景書寫》，全書對清領時期的八景詩有透關地剖析。

¹² 許世旻(2013)，《乍寒還暖—論臺大八景當中的雞籠積雪》，全書針對雞籠積雪，做專論式的探討。

望回歸到〈臺灣八景詩〉的源頭，從詩歌的文學角度切入，評析高拱乾《臺灣府志》所記載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林慶旺與王璋等五人四十首〈臺灣八景詩〉，並剖析其詩歌意涵，予以合宜的詮釋，作為學者研究之參考。

二、臺灣八景之確立

八景之設，是中國各地志書中的常例。凡設縣(廳)者，地方官吏或轄內文人，例必擇全邑風景最美之處，作為八景。但衡諸中國大陸各地方志，八景之設及圖像建構，如臺灣一的之豐富及多樣者，則誠為罕見。八景詩的由來，源自於傳統山水中「勝景圖」的概念，本於中國傳統中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之詩畫相融關係，是文人品賞自然造化與個人遭遇的詠嘆。然而清代〈臺灣八景詩〉之形成，則始於政治目的，為新入大清版圖的臺灣劃定疆界與選定地標，並將其寫錄於臺灣方志中，這是宣示臺灣主權，為臺灣保留地景與文獻的最佳方法。

康熙 24 年(1685)下詔修《大一統志》，實為確立大清版圖，宣告大清一統之政治目的。此後，各省紛設局修志，以符聖命。臺灣於康熙 23 年(1684)納入清朝版圖後，雖設有一府（臺灣府）三縣（臺灣、鳳山、諸羅），然尚未有方志的修纂。直至康熙 28 年臺灣知府蔣毓英奉命纂修《臺灣府志》，為臺灣方志之嚆始¹³；然有〈藝文志〉編纂及〈臺灣八景詩〉之收錄，則始於《高志》。《高志》「臺灣八景」的確立，為新入大清版圖的臺灣劃定疆界與選定地標，並宣示臺灣主權；而〈臺灣八景詩〉的收錄，則為往後的《臺灣府志》〈藝文志〉樹立典範，增添幾許文藝氣息。

¹³ 清代所修的《臺灣府志》共計有：蔣毓英的《臺灣府誌》、高拱乾的《臺灣府志》、周元文的《重修臺灣府志》、宋永清的《重修臺灣府志》、劉良璧的《重修福建臺灣府志》、范咸的《重修臺灣府志》、余文儀的《續修臺灣府志》等。其中以蔣毓英奉命於康熙 28 年纂修《臺灣府志》為嚆始。

臺灣地景的第一道彩虹—高拱乾《臺灣府志·藝文志》所載〈臺灣八景詩〉之詩意探討

高拱乾，字九臨，是來自陝西榆林的廕生¹⁴，出身閩閩名家，在詞壇頗負盛名¹⁵。康熙 29 年(1692)曾任泉州知府，深獲閩浙總制興永朝賞識，稱其「才守兼優、年力並壯，有膽、有識，能慎、能勤，留心瀕海之情形、熟悉巖疆之風土。」¹⁶ 所以當臺廈道員缺時特擢其陞補，期待他能整頓地方，撫輯兵民。康熙 31 年高拱乾正式由泉州知府陞補為分巡臺廈兵備道¹⁷。來臺後，高拱乾先興利除弊，振興學校、整肅兵政、充實軍備，於民政、兵政、學政、農政與番政皆有建樹¹⁸；而詩賦作品，也斐然成章¹⁹。政事之餘，他開始準備修誌，諮詢採攬，並查考臺灣之山川、水土、物產、風氣與習俗。他「舟楫必由、絕域咸孚，事必親躬。聞見有得，則心識手編。」²⁰ 二年後(康熙 33 年)，其出示所蒐集的《草志》，開始設方志局，延攬各地名儒，共襄校訂；此外，並查考蔣公毓英所存《臺灣府志》草稿²¹，歷時四個月，完成文采煥然的《臺灣府志》²²。康熙 35 年，其即將升任陞浙江提刑按察使司按察

¹⁴ 蔭生，憑藉上代餘蔭取得的監生資格。蔭生名義上是入監讀書，實際只須經一次考試，即可給予一定官職。特殊情形下的可造之才，或者皇帝看上的人才，會獲得實際進入國子監深修的機會，甚至同皇子貝子們的更高待遇。

¹⁵ 清·高拱乾(1985)，《臺灣府志》〈齊體物序〉云：「我上郡憲副高公，以閩閩名家、詞壇鼓吹，特膺簡命，來巡海邦。」，頁 303。

¹⁶ 見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閩浙總制興永朝〈題為臺灣文職員缺等事〉。

¹⁷ 據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〈自序〉：「余自辛未(康熙 30 年)春出守溫陵，越明年，謬叨兩臺薦剡，蒙聖恩特用，分巡茲土。」，頁 271。高拱乾於康熙三十年調離泉州知府(溫陵)，隔年來臺，陞補為分巡臺廈兵備道。

¹⁸ 清·周元文，《重修臺灣府志》詳載其在民政、兵政、學政、農政、番政之示文、序、記與碑記多篇，如民政：〈治臺議(中有曾經條詳當事未允施行者，並載於篇，以備考訂)〉、〈初至臺灣曉諭兵民示〉、〈勸埋枯骨示〉；兵政：〈禁止對支兵米示〉、〈禁重利剝民示〉、〈送臺鎮穆公擢掌禁軍之京序〉；學政：〈重修臺灣府學文廟新建明倫堂記〉、〈新建臺邑明倫堂碑記〉、〈捐修諸羅縣學宮序〉、〈學舍記〉、〈月課示〉、〈嚴禁歲考鑽營招搖示〉；農政：〈禁飭插蔗并力種田示〉；番政：〈禁苦累土番等弊示〉等文，可見其在臺之建樹與政績。

¹⁹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十〈藝文志〉載其文學著作多篇，如〈澄臺記〉、〈臺灣賦〉、〈康熙三十二年春，蒙聖恩賜袍至臺，恭紀二十韻(有序)〉、〈東寧十詠〉、〈臺灣八景〉等。

²⁰ 據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〈自序〉，頁 267-285。

²¹ 據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〈凡例〉，頁 357-364。

²² 據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〈齊體物序〉，頁 287-313。

使前，將所編纂的《臺灣府志》正式刊行。

《高志》於卷九〈古蹟(附)臺灣八景〉確立了臺灣八景：安平晚渡、沙鯤漁火、鹿耳春潮、雞籠積雪、東溟曉日、西嶼落霞、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，標示臺灣最早的八景。《高志·藝文志》則存錄了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林慶旺與王璋等五人的〈臺灣八景詩〉。其中高拱乾、齊體物與王璋，是《高志》編輯群之成員。或云八景之選定，出自此編輯群於斐亭共同選定。就五人之身分而言，高拱乾是當時臺灣最高長官，分巡臺廈道；齊體物是臺防同知、王善宗是臺灣水師協左營守備，皆是掌管兵符的武官；林慶旺是臺灣府儒學教授，是當時文教界的主導者；王璋則是臺灣學府培養出來的本土舉人。

所選之臺灣八景，以今日的臺灣行政劃分來看，似乎偏向臺南，如施懿琳即認為：臺灣八景詩是以臺南府城為中心輻射出去，安平、沙鯤、鹿耳、斐亭、澄臺皆在今之臺南²³。蕭瓊瑞則言：高拱乾等人在擇定這組最早的臺灣八景時，顯然有意就這些行政區域，作均衡性的景點分布；而包括府志在內，一府三縣正好四個地區，每個地區已兩個景點為原則，也就形成了這樣的八景組合，自可同收宣示、號召之功效。高拱乾選景時是以臺灣府為中心基點，向四方輻射²⁴。八景中的「鹿耳春潮」與「西嶼落霞」隸屬於臺灣縣；「安平晚渡」與「沙鯤漁火」隸屬於鳳山縣；「雞籠積雪」隸屬於諸羅縣；「東溟曉日」，僅見於《高志》〈藝文志·臺灣八景〉，未見諸於《高志》其他篇幅，從題意可知應在臺灣之東，但位置未明確，然多數學者認為其隸屬於諸羅縣²⁵；「澄臺觀海」與「斐亭聽濤」隸屬於臺灣府。由此可窺知清領初期臺灣移墾的概況，皆在臺灣西部海岸，且偏向南部發展，北部僅有零星的開墾，東部則仍屬傳說階段。

²³ 同註 8，頁 65-95。

²⁴ 蕭瓊瑞(2006)，頁 4。有相似的看法：「在空間的安排順序，也顯然暗含一定的秩序。先由最南邊，也是較外邊的安平晚渡、沙鯤漁火、鹿耳春潮為開端，在跨及最北邊的雞籠積雪，然後回到中間而分屬東西的東溟曉日與西嶼落霞，以及府志之內的澄臺觀海與斐亭聽濤。」

²⁵ 如蕭瓊瑞(2006)載：「隸屬於諸羅縣治的，則有：東溟曉日與雞籠積雪」，頁 3。

三、《高志·藝文志》所載〈臺灣八景詩〉詩意評析

《高志》卷九〈古蹟(附)臺灣八景〉確立了臺灣八景，並於卷十〈藝文志·詩〉首載之〈臺灣八景詩〉，收錄了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璋、王善宗及林慶旺等五人的詩作，茲評析五人的〈臺灣八景詩〉。

(一) 安平晚渡

《高志》所選之臺灣八景，第一景是「安平晚渡」。安平港在鳳山縣轄區，位於新港溪流與鳳山之岡山溪匯流後的出海口，港內寬衍，可泊千艘，潮汐可從鹿耳門北至洲仔尾²⁶。港中有荷蘭人所建熱蘭遮城，即今之安平古堡。鄭成功打退荷蘭人時，亦曾進駐此城；康熙時期熱蘭遮城尚在，據高拱乾的描述：此城堡位在鳳山縣轄安平鎮一鯤身。城牆用大磚、桐油、灰共搗而成。城基入地丈餘，城牆各垛俱用鐵釘釘之。周圍廣二百二十七丈六尺，高三丈餘；城內屈曲如樓臺²⁷。然而清領初期的文士如何看待安平港？或可從《高志》〈藝文志·詩〉所收錄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林慶旺與王璋等五人的詩作，見出端倪。

高拱乾〈安平晚渡〉

日腳紅彝壘，煙中喚渡聲。一鉤新月淺，幾幅淡帆輕。岸闊天遲暝，
風微浪不生。漁樵爭去路，總是畫圖情。

²⁶ 安平港的地理形勢，據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山川·臺灣縣水道〉：「安平鎮港潮汐從鹿耳門北至洲仔尾，受新港溪流；南至瀨口，受鳳山之岡山溪流。港內寬衍，可泊千艘。」，頁 427-428。

²⁷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二〈規制志·城池〉：「安平鎮城，在鳳山縣轄安平鎮一鯤身之上，係紅彝歸一王所築。用大磚、桐油、灰共搗而成。城基入地丈餘，城牆各垛俱用鐵釘釘之。周圍廣二百二十七丈六尺，高三丈餘，城內屈曲如樓臺。辛丑年，鄭成功率舟師下之，即其城而居焉。今尚存。」，頁 455。

齊體物〈安平晚渡〉

十里平鋪練，孤城落照邊。帆爭雲裏鳥，人坐畫中船；浪撼魚龍宅，
盃懸上下天。遠沙漁火起，點點聚寒烟。

王善宗〈安平晚渡〉

滄海安平水不波，扁舟處處起漁歌；西山日落行人少，帆影依然晚渡多。

林慶旺〈安平晚渡〉

渡海與江井，春光薄暮清。藩宮離黍憾，王國普天平。月色三更遠，
漁舟四野橫。行人多少許，幾棹惠風迎。

王璋〈安平晚渡〉

問津當重鎮，薄暮泛長空。流盡三春水，飄然一葉風；亂山浮遠翠，
落日浴殘紅。談笑天垂幕，車聲月色中。

五位詩人此作多彩繪安平城、海岸、漁舟之景致。詩人所立足的安平城，是荷人熱蘭遮城的遺跡，但面對此城，卻各自表述，如高拱乾稱之「紅彝壘」、齊體物稱之為「孤城」、王善宗稱之「安平」、林慶旺稱之「藩宮」、王璋稱之「重鎮」。高拱乾的「紅彝壘」與林慶旺之「藩宮」，皆指荷蘭人所建的熱蘭遮城，但「藩宮」用詞似有敵視與鄙夷之意味，施懿琳認為「藩宮離黍憾，王國普天平」是林慶旺藉此宣揚帝國威望，並鄙夷臺灣²⁸；王璋的「重鎮」，則著眼於當下安平，是軍事重鎮，具有防衛臺灣的重要地位；王善宗稱之「安平」是較中性的稱謂；齊體物的「孤城」則強調其孤寂獨立，訴諸於文學的感性。五位詩人中，除王璋外，其餘皆來自內陸異省，初到海島臺灣，首見壯闊的海洋，有親臨的感動，更是他們寫作的最佳題材，他們對於安平港的海洋描述，除齊體物詩中的「浪撼魚龍宅，盃懸上下天」較為澎湃激盪，有

²⁸ 同註 8，頁 88。

著低盪高懸的視野外，其他作者的描述大多風平浪靜的情形，如高拱乾的「風微浪不生」、王宗善的「滄海安平水不波」，他們所描述的黃昏時分的安平港是岸闊浪平的風情，此時的安平港，正等待著漁舟的歸航。就漁舟之描寫而言，有自遠海而歸的「淡帆」（高拱乾）、隨海浪沉浮與雲鳥爭邀的「帆爭雲裏鳥」（齊體物）、歡唱漁歌的「扁舟處處起漁歌」、靜靠港灣的「漁舟四野橫」（林慶旺）、孤獨的「飄然一葉風」（王璋）。而隨著日落月升，光影的變化，更讓安平港增添不少色彩，清淡如「一鉤新月淺、幾幅淡帆輕」（高拱乾）、紅綠如「亂山浮遠翠，落日浴殘紅」。

綜觀此五首詩，雖皆以「安平晚渡」為題，但風格方面卻因為身分與文學趣味之不同而各展其趣。高拱乾為分巡臺廈兵備道、齊體物臺防同知，為當時臺灣最高的文武長官，並擔任《臺灣府志》編纂，應是八景詩的擘畫者，兩者一文一武，各展格局，高拱乾詩中「風微浪不生」、「新月淺」、「淡帆清」，展現文官的淡雅風格，形塑一幅恬靜平和的「漁村圖」。齊體物的「帆爭雲裏鳥」、「浪撼魚龍宅，盂懸上下天」，顯示武官雄偉氣勢，寫出驚濤駭浪中安平港風帆載浮載沉場面。王善宗是康熙 29 年(1690)來臺的臺灣水師協左營守備，在五人當獨樹一格，以七絕行之，言簡意賅，氣勢非凡。林慶旺身任當時臺灣最高學府的教授，詩中頗富文學氣息，巧用小雅詩人黍離之悲，寄予興亡之感。王璋是五人之中唯一的本土文人，故心境上較少去國懷鄉之憂，故於夜幕低垂之際，仍可談笑自如。

(二) 沙鯤漁火

《高志》所選之臺灣八景，第二景是「沙鯤漁火」，位於當時的鳳山縣。《高志》曾以「鳳鳴高岡，鯤蟠巨海」²⁹ 來形容鳳山縣的山峻海險。引鳳高鳴的鳳山與恍似七鯤蟠踞的海岸沙洲，是當時鳳山縣重要的地理景觀，尤其七鯤更是別具風格，「沙鯤漁火」更被《高志》選為臺灣八景之一。據《高

²⁹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二〈封域志·形勝·鳳山縣〉：「鳳(山名)鳴高岡，鯤(嶼名鯤身)蟠巨海」，頁 404。

志》所載，鳳山縣的西南，有《莊子》傳說中巨鯤般大沙洲，自打鼓山蜿蜒而互西南，共結七堆土阜，如鯤魚鼓浪。自一鯤身至七鯤身，相距十餘里，皆沙土生成。此沙洲任風濤飄蕩，都不能崩陷。上面多長荊棘雜木，放眼望去，有蒼翠之色。外面是西南大海，往內則是臺灣內港，宛在水中央，有採捕之漁民居住³⁰。然而從《高志》〈藝文志·詩〉收錄的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林慶旺與王璋等五人的詩作，則可見不同風貌的〈沙鯤漁火〉。

高拱乾〈沙鯤漁火〉

海岸沙如雪，漁燈夜若星；依稀明月浦，隱躍白蘋汀。鮫室寒猶織，龍宮照欲醒。得魚烹醉後，何處曉峰青？

齊體物〈沙鯤漁火〉

渺渺烟波外，漁燈出遠沙。如何天海畔，亦自有人家！落影常駭鍾，當門不聚鴉。望中疏更密，知是屋參差。

王善宗〈沙鯤漁火〉

長沙一帶積如山，碧海分流水自潺；數點殘星歸遠浦，清光永夜照人間。

林慶旺〈沙鯤漁火〉

野徑積沙深，七崑緩步尋。笠翁疑隱見，舟子任浮沉。眾籟鳴天際，孤燈照水心。晨星鐘漏落，漁火色相侵。

³⁰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卷二〈封域志·山川·鳳山縣山〉：「又逶迤而西南，有鯤身者七(自打鼓山蜿蜒而互西南，共結七堆土阜，有蛛絲馬跡之象，如鯤魚鼓浪；然自一鯤身遞至七鯤身，相距有十里許，並無硬石，俱皆沙土生成；然任風濤飄蕩，不能崩陷。上多荊棘雜木，望之有蒼翠之色。外係西南大海，內係臺灣內港，宛在水中央，採捕之人居之)。」，頁 418。

王璋〈沙鯤漁火〉

沙積橫江路，漁燈入夜闌。離離分艇聚，耿耿帶星繁。照破乾坤夢，
覺來島嶼寒。待教明月上，鼓棹過前灘。

五位詩人對〈沙鯤漁火〉的描述，主要針對沙鯤與漁火的撰述。就沙鯤的主題而言，高拱乾的詩有實有虛，寫實者如「海岸沙如雪」將海岸沙堆如雪的景緻如實呈現；虛者如「鮫室寒猶織，龍宮照欲醒」，著重鯤的神話傳說，並加入個人想像，為《莊子》傳說中身長不知幾千里之大鯤，編織一個海底的家，其中有在寒冷的鮫室以淚編織的鮫人，也有龍宮熱鬧的夜宴。虛實交錯的書寫，讓高拱乾此詩，有如實地畫面，也有虛幻的海裡冷暖世界，給與讀者天高海闊的視野與想像空間。齊體物對沙鯤描寫較為寫實，也較有層次感，多從遠景來鋪陳，但「遠沙」、沙鯤上的「海畔人家」與疏密交錯的「屋參差」仍有遠近之別，在質感上有純粹的「沙」，也有充滿人間色彩「人家」與高高低低、稀稀落落的「屋舍」。王善宗的書寫較為單純，單就堆積如山的沙丘來書寫。林慶旺「野徑積沙深」則強調此砂堆積之深，並出現「七崑」之詞，而且有尋遊漫步七崑之趣味。王璋「沙積橫江路」強調此沙橫互與江海交會之處。就漁火之主題而言，高拱乾「漁燈夜若星」將海上漁火譬喻為天上的繁星，強調其有如星星般微弱及閃爍的特色；齊體物「漁燈出遠沙」寫漁火從遠沙處出航；王善宗「數點殘星歸遠浦」則是漁火自遠方歸返，與前首詩相較，無意間似有一去一返的巧合；林慶旺「漁火色相侵」寫隨著黎明的到來，漁火逐漸褪顏色；王璋「漁燈入夜闌」寫夜深時分漁燈，寧靜安詳的氛圍。

綜觀五人之詩作，高拱乾此詩虛實相生，尤其神話典故之巧用，略帶李商隱似的神秘色彩。齊體物此詩遠近交錯，雖多遠景之海景描述，但亦有近處人家村落之著墨，使畫面豐富且溫暖。王善宗此詩言簡意賅，在長沙碧海的天幕下，漁舟宛如殘星，從天際歸港，詩亦隨波盪漾，有了動態的美感。林慶旺此詩有尋訪賞味之趣味，隨著詩人的緩步尋訪，有了視覺與聽覺的審美趣味。王璋此詩較多詩人親歷其境的感受，除了有沙積與漁艇之描繪外，

還有夢醒驚寒之獨特經歷與感受，更有重遊之念頭。

此外，《高志》「臺灣八景」的「沙鯤漁火」的景致，其後《臺灣縣誌》將之列為「邑中八景」之一的〈鯤身集網〉，同樣景致，但更凸顯鯤身海景地貌與漁民的生活景象。

(三) 鹿耳春潮

《高志》所載的「臺灣八景」第三景是「鹿耳春潮」。鹿耳即鹿耳門，位於當時的臺灣縣境內。據《高志》所載，當時的臺灣縣內有鹿耳門，海天波濤，紆迴曲折，是險要固塞之地³¹。港口很窄，形狀如鹿耳，分列兩旁。中有港門，鎖鎖河水出口³²，是臺灣咽喉³³，其間有浮暗的沙線，隨流變遷，不可測識，行船的人都以浮木植標誌³⁴，才能順利通行。然而從《高志》〈藝文志·詩〉收錄的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林慶旺與王璋等五人的詩作，則可見不同風貌的〈鹿耳春潮〉。

高拱乾〈鹿耳春潮〉

海門雄鹿耳，春色共潮來；二月青郊外，千盤白雪堆；線看沙欲斷，射擬弩齊開。獨喜西歸船，爭隨落處回。

³¹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形勝·臺灣縣〉：「臺灣縣，木岡山聳峙雲霄，赤嵌城危臨海渚。日暮烟霞，極蜃樓海市之鉅觀。外有澎湖三十六嶼，星羅碁布；內有鹿耳門，海天波濤，紆迴曲折，險要固塞之地，莫或最焉。」，頁 404。

³²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山川·臺灣縣山〉：「又縣治西至於海，曰鹿耳門(在臺灣港口，形如鹿耳，分列兩旁，中有港門，鎖鎖水口。凡來灣之舟，皆從此入，泊舟港內。其港門甚隘，又有沙線，行舟者皆以浮木植標誌之)。」，頁 409。

³³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二〈規制志·扼塞〉：「詳其要津，則鹿耳門者，又臺之咽喉也。港口甚窄，外則北有大線頭、海翁窟、淡水線及南北崑身線，又南有七崑身線、中港線。其間浮線、暗線，內外難以悉數；而且隨流變遷，不可測識。」，頁 515-516。

³⁴ 《續修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山川·臺灣府山〉載：「鹿耳門(在縣治西，水程三十里。水中浮沙突起若隱若現，形如鹿耳，鎖鎖水口。港道窄隘，行船者以竹插標誌之，名為『盪纓』。)」，頁 1369。

臺灣地景的第一道虹彩—高拱乾《臺灣府志·藝文志》所載〈臺灣八景詩〉之詩意探討

齊體物〈鹿耳春潮〉

鹿耳雄天塹，寒潮拍拍來。激濤翻白馬，匝岸走春雷；候月知宵漲，
看波感後催。誰能慕宗慤，萬里駕風回。

王善宗〈鹿耳春潮〉

鹿耳門中碧海流，潺湲滾滾幾時休？波瀾不斷春光好，潮信聲聞應鳥啾。

林慶旺〈鹿耳春潮〉

龍蓂插三台，花香百里回。鳳毛山掩映，鹿苑日徘徊。待月知波至，
聞風驚浪來。春潮聲似箭，髣髴迅雷催。

王璋〈鹿耳春潮〉

百谷東南匯，春潮漲九環；急來天外水，突起眼前山。吾道虛舟裏，
人情駭浪間。始知浮海者，徒苦不如閒！

五位詩人對〈鹿耳春潮〉的描述，主要針對鹿耳門與春潮的撰述。就鹿耳門之主題而言，高拱乾與齊體物詩作較為相近，高拱乾的「海門雄鹿耳」與齊體物的「鹿耳雄天塹」，均以「雄」字來形塑鹿耳門如海門天塹般的軍事要塞。而王善宗強調其碧海滾滾，林慶旺寫其龍蓂與花香，王璋寫其為東南百谷川流會海之地。就春潮之主題而言，高拱乾的著墨較多，如以「春色共潮來」巧妙的凝結春色與海潮、以「千盤白雪堆」比擬千堆的浪花；而「線看沙欲斷，射擬弩齊開」則巧用錢鏐「錢塘射潮」之典故，形容一段段似被箭射斷波瀾，讓此詩充滿神話色彩。齊體物之詩以「激濤翻白馬，匝岸走春雷」寫春潮狀如白馬翻騰、聲似春雷奔走，頗為壯闊。相形之下，王善宗的「波瀾不斷春光好，潮信聲聞應鳥啾」寫其波瀾不斷、與鳥鳴應和，顯然氣勢較弱，較為平淡。林慶旺的「春潮聲似箭，髣髴迅雷催」與齊體物之書寫較為相近，但氣勢明顯不如。王璋的「急來天外水，突起眼前山」形容春潮水勢之急與突如其來，氣勢磅薄，頗為傳神；而「吾道虛舟裏，人情駭浪間」，

則將春潮中的實景，比喻為個人生命的境遇，如「虛舟」行於「駭浪」間，文辭與譬喻皆巧妙，且充滿哲思。

綜觀五人之詩風，高拱乾此詩寫景如畫，比擬生動，巧用典故，讓整首詩明亮動人。齊體物此詩不但展現武將「乘風破浪」的雄渾氣勢，且有似浪漫詩人般的傷情善感的觸動，令人動容。相形之下王善宗之詩，碧海波不斷與潮信應鳥鳴，氣勢略顯單薄。林慶旺此詩與實景相去甚遠，多為文造詞之句，讓整首徒具華采而缺乏感動；王璋此詩文氣磅薄，寫景抒情皆充滿哲思。

《高志》中臺灣八景〈鹿耳春潮〉，至《臺灣縣誌》化身為〈鹿耳連帆〉，由春潮轉為連帆，從寫景為主春潮之洶湧，轉換為漁船連帆，可見鹿耳門逐漸的轉型，變成重要的港灣。

(四) 雞籠積雪

《高志》所載的「臺灣八景」第四景是「雞籠積雪」。雞籠位於當時的諸羅縣境內。據《高志》所載，與雞籠相關的記載有雞籠山、雞籠城、雞籠社與雞籠嶼。雞籠山諸羅縣的北方，³⁵ 又有雞籠鼻頭山之稱，因為形如雞籠，因以為名。荷蘭時期，山上築有一小城，即雞籠城，孤聳於山上，是保障北方的扼塞。³⁶ 城東設銃臺一座。凡日本往東洋船，皆以此山為指南，³⁷ 此城在高拱乾來臺之時此城已頽圮。³⁸ 此外，雞籠社位於距離府治二千三百一十五里之處³⁹；雞籠嶼在縣治東北角，它的形狀上狹下廣，有如土人的籠雞⁴⁰。

³⁵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形勝·諸羅縣〉：「諸羅縣，雞籠山在其北，龜佛山在其南。」，頁 405。

³⁶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·扼塞〉：「至於保障北方，則有雞籠城孤聳天半。」，頁 515。

³⁷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山川·臺灣府山〉：「雞籠鼻頭山(在諸羅治東北，形如雞籠，因以為名。原紅毛時，築有一小城在焉。見「規制志」。城東設銃臺一座。臺灣之山自此發源，凡日本往東洋船，皆以此山為指南)。」，頁 407。

³⁸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二〈規制志·城池〉：「雞籠城在諸羅縣雞籠山，紅毛所築，今圮。」，頁 456。

³⁹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二〈規制志·坊里·諸羅縣〉：「雞籠社(離府治二千三百一十五里)」，頁 485。

⁴⁰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山川·諸羅縣山〉：「雞籠嶼(其形上狹下廣，如土人籠雞之器)。」

而范咸《續修臺灣府志》則有大雞籠嶼之記載，位於廳治東北二百五十里。雞籠城與雞籠社皆在它的西面。上面有福州街舊址，是明鄭時期與日本交易的地方。上面建有石城，即郡城八景之「雞籠積雪」也。臺地無霜雪，唯獨此嶼位處極北，非常寒冷，所以冬天會有積雪。今設有汛防，但因位在大海中，所以想到大雞籠嶼，必先舉烽火，社番會駛舢舨來引渡。⁴¹ 而雞籠嶼上的石城據載：最早是西班牙於十七世紀左右建築的城堡，名為 San Salvador(聖薩爾瓦多)。荷蘭人於 1642 年驅逐西班牙人後，在此設貿易會館；1665 年荷蘭人重修此城堡。其後為鄭成功軍隊所佔，漢人稱此城堡為紅毛城，即雞籠砲城⁴²。雞籠城曾歷經西班牙人、荷蘭人及明鄭時期鄭成功的佔領，至清領時期仍是軍事要地，北方的門戶，具備防衛的功能。然而從《高志》〈藝文志·詩〉收錄的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及林慶旺與王璋等五人的詩作，則可見不同風貌的〈雞籠積雪〉。

高拱乾〈雞籠積雪〉

北去二千里，寒峰天外橫。長年紺雪在，半夜碧雞鳴；翠共峨眉積，炎消瘴海清。丹爐和石煉，漫擬玉梯行。

齊體物〈雞籠積雪〉

蠻島亦飛雪，玲瓏徹玉壺。經年寒不已，見月影俱無。積素疑瑤圃，高空似畫圖。惟於炎海外，方覺此山孤。

王善宗〈雞籠積雪〉

雞籠一派海汪洋，寒氣相侵曠野涼；冬至絮飄深谷裏，玉龍戰退耐風霜。

⁴¹ 清·范咸(1985)，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山川·淡水廳〉：「大雞籠嶼(在廳治東北二百五十里。城與社皆在西面。又有福州街舊址，偽鄭與日本交易處。上建石城，即郡城八景之『雞籠積雪』也。臺地無霜雪，獨此嶼極北寒甚，冬有積雪。今設汛防其地。以在大海中，欲至其地，必先舉烽火，社番駛舢舨以渡。)」，頁 1384。

⁴² 參閱洪連文(1993)，《找尋老雞籠—舊地名探源》，頁 128。

林慶旺〈雞籠積雪〉

冰壺九曲通，粉隊市郊同。雞聲聞社北，籠影照牆東。藕絲垂地上，
玉屑落天中。柳絮隨風起，清肌賞太空。

王璋〈雞籠積雪〉

雪壓重關險，江天儼一新。乍擬冰世界，頓改玉精神。瘠壤皆生色，
空山不染塵。寒光如可借，書幌歷冬春。

五位詩人對於〈雞籠積雪〉的撰寫，主要以雞籠與雪為主題，然對雞籠描述較含糊，而將較多心力投入於積雪之描述。對雞籠的描述而言，高拱乾以「北去二千里」，說出雞籠位於距離府治約二千里地方，據《高志》〈坊里·諸羅縣〉所載，距離府治二千三百一十五里之確有雞籠社的存在，所以此說雖有爭議，然亦有所依據。齊體物以「蠻島」來形容雞籠為蠻荒之島。施懿琳認為「蠻島」等字，似乎已經以居高凌下的姿態，睨視臺灣這個荒島⁴³。此言似乎有理，但亦非全是，因為其體所言之「蠻島」非指臺灣，而是雞籠嶼。當時的雞籠嶼的確是荒蕪之島，直至今日此島也仍是人煙罕至之島。王善宗「雞籠一派海汪洋」言雞籠處於汪洋之中；林慶旺「雞聲聞社北，籠影照牆東」，似從字的表面做文章，然亦點出當時的雞籠社；王璋「雪壓重關險」強調雞籠為重關險地，似較能寫出雞籠的軍事重關的險要位置。就對積雪之描述而言，高拱乾的「長年紺雪在」雖切中積雪之主題，但與實情似不相符。齊體物的「玲瓏徹玉壺」、「積素疑瑤圃」，狀其聲、象其潔，亦寫其為神仙之地。王善宗的「玉龍戰退耐風霜」寫出風雪大作，有如大戰之情景；林慶旺的「藕絲垂地上，玉屑落天中」雪花之飛落，頗為傳神；王璋的「雪壓重關險，江天儼一新」氣勢磅薄，頗能令人震懾。

從五位詩人詩作觀之，似乎都沒有到過雞籠，所以詩中多以虛代實，或

⁴³ 同註8，頁88。

以神話傳說之仙境來比擬，或望文生義以雪景來搪塞；然他們詩中為想像中雞籠所揮灑的翰藻華文，仍有可供品賞之價值。綜觀五人之作，高拱乾與齊體物之詩多引神話傳說，將雞籠比擬為玉梯、瑤圃的神仙之處所，詩風接近道家遊仙之色彩。王善宗此詩氣勢雄渾。林慶旺之詩，用了太多典故，與人掉書袋之感受，反而難凸顯其特色。王璋的詩風，有雄渾之氣勢。

〈雞籠積雪〉頗具爭議，許多學者都認為〈雞籠積雪〉是想像虛構之景⁴⁴。「雞籠」究竟何指？是雞籠山、雞籠城、雞籠社還是雞籠嶼？陳漢光甚至認為泛指北臺灣地高山⁴⁵；但據《高志》〈坊里·諸羅縣〉雞籠社位於距離府治二千三百一十五里之處，與詩中「北去二千里」較為符合，且林慶旺「雞聲聞社北」，似乎也強調其為雞籠社；而齊體物以「蠻島」來形容，則將其視為島嶼；然大多數的學者多認為是雞籠山⁴⁶；此外，臺灣全島南北不過三百餘里，府城到雞籠如何能二千里之遠？實則是清領時期華里與公里之不同⁴⁷；然據許世旻《乍寒還暖—論臺灣八景當中雞籠積雪》之說法，「北去二千里」所指的並非往北邊去正好兩千里，而是指一個範圍，包括淡水城至雞籠山的遼闊地域⁴⁸。或許是雞籠在當時仍是未開發之地，因此五位詩人皆未曾到過雞籠，僅憑傳聞各自解讀。此外，雞籠是否降雪？也頗具爭議。據周鐘瑄《諸羅縣志》「雞籠居極北，稍寒，偶爾見雪，遂稱勝耳。」正可反駁高拱乾的「長年紺雪在」。因此，陳捷先《清代臺灣方志研究》曾質疑「雞籠積雪」

⁴⁴ 如現代著名的方志學者陳捷先曾質疑「雞籠積雪」是否成立，詳見陳捷先(1996)，《清代臺灣方志研究》，頁 53-54、199-201。然據許世旻之統計歷來學者的 16 篇論述「雞籠積雪」的存在原因，主張湊和說有 2 位、想像說有 7 位、誤認說 2 位、虛構說 4 位與謬誤說 1 位。其中以想想與虛構佔多數。見許世旻(2013)，《乍寒還暖—論臺灣八景當中雞籠積雪》，頁 183。

⁴⁵ 參見陳漢光編(1984)，《臺灣詩錄》(上)，頁 125。

⁴⁶ 據許世旻蒐集 22 篇歷來學者的論述統計，認為「雞籠」是指山地者有 15 位、島嶼者有 5 位、地區者有 2 位，可見學者多數的主張，是雞籠山。見許世旻(2013)，《乍寒還暖—論臺灣八景當中雞籠積雪》，頁 168。

⁴⁷ 漢代一里為三百六十步，每步六尺，每尺合 0.231 米，一里約合 498.96 米(1 華里=500 米)，所以 2 華里約等於 1 公里(1000 米)。

⁴⁸ 據許世旻(2013)，《乍寒還暖—論臺灣八景當中雞籠積雪》，頁 25。

是否成立⁴⁹？大多數的學者也多否定雞籠下雪之存在⁵⁰。「雞籠積雪」創自於《高志》，雖然其景與事實不符，但後世竟一直沿用，甚至到了同治年間陳培桂所編撰的《淡水廳志》仍將〈雞嶼晴雪〉列為〈北淡八景〉之一，或謂世人不查，以訛傳訛；然許世旻《乍寒還暖一論臺灣八景當中雞籠積雪》排除眾議，除援引古文獻與臺人日記外，更引天文、氣象之說，力辯雞籠積雪存在的可能性，頗有震撼力；然筆者認為「雞籠積雪」的存在與否？實無關乎「雞籠積雪」的創作，或許文學的書寫自有其傳統淵源，其較著重傳統與文采，而較不在乎實際情景，例如自古以來的月宮傳說，大多數的人皆知是虛構的，但仍有詩人附會此傳統傳說，直至今日亦然。

(五) 東溟曉日

《高志》所載的「臺灣八景」第五景是「東溟曉日」。《高志》〈山川〉載「大約灣之山，背東溟、面西海，而郡邑居其中。」⁵¹ 東溟，是經常出現於古代詩詞中的詞彙，或云泛指東海、山名，如李白〈古風〉：「黃河走東溟，白日落西海」，其中東溟似指東海；而顏延之〈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詩〉：「玄天高北列，日觀臨東溟」，東溟則似指蒜山。然五位詩人詩中多海中日出之景，此處的東溟，或許泛指臺灣東方的海洋⁵²，但東臺灣在清領時期尚未納入版圖，且《高志》〈疆界〉對東部疆界的界定是：生番出沒，人跡不經，延袤廣狹，莫可測識的地方⁵³。高拱乾為何將它視為臺灣八景之一？或許得自於對臺灣當地父老詢訪。高拱乾於政事之餘，常與父老子弟諮詢探

⁴⁹ 詳見陳捷先(1996)，《清代臺灣方志研究》，頁 53-54、199-201。

⁵⁰ 據許世旻統計歷來學者 22 篇論述，其中肯定者有 9 位，否定者有 13 位。可見大多數的學者皆持反對的意見。見許世旻(2013)，《乍寒還暖一論臺灣八景當中雞籠積雪》，頁 170。

⁵¹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山川〉，頁 406。

⁵² 「東溟」乃指廣泛的東方大海。早期渡臺文人口中所說的東溟曉日，應是用以對仗同屬臺灣縣治的西嶼落霞，而有一種人文想像的成分居多。見蕭瓊瑞(2006)，〈認同與懷鄉—臺灣方志八景途中的文人意識(以大八景為例)〉。

⁵³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疆界〉云：「臺自建置以來，設府一。其府治，東至保大里大山五十里為界，是曰中路；人皆漢人。……至於東方，山外青山，迤南互北，皆不奉教。生番出沒其中，人跡不經之地；延袤廣狹，莫可測識。」，頁 399-400。

臺灣地景的第一道虹彩—高拱乾《臺灣府志·藝文志》所載〈臺灣八景詩〉之詩意探討

攬，凡山川之險易、水土之美惡、物產之有無等，聞見有得，輒心識手編⁵⁴。所以東溟曉日之美景，作者或許不是親履目擊，但或有所本，而非全然憑空杜撰。然而從《高志》〈藝文志·詩〉收錄的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林慶旺與王璋等五人的詩作，則可見不同風貌的〈東溟曉日〉。

高拱乾〈東溟曉日〉

海上看朝日，山間尚曉鐘。天開無際色，人在最高峰。紫閣催粧鏡，咸池駭浴龍。風流靈運句，灼灼照芙蓉。

齊體物〈東溟曉日〉

高島看朝旭，天雞未發聲；卻將身萬里，常起自三更。宇宙尚矇昧，扶桑已極明；得為滄海客，先見日華生。

王善宗〈東溟曉日〉

滄溟不測水濛濛，曉出扶桑幌海東；一望無涯紅日近，龍光射目碧天空。

林慶旺〈東溟曉日〉

東方懸太陽，丸子見重洋。水曲騰波勢，天池躍曙光。麗形能破霧，艷色出扶桑。一望滄溟遠，珊瑚燦曉粧。

王璋〈東溟曉日〉

東生滄海日，真景正無邊；未出光韜焰，將離勢燦然；金輪浮綠水，靈曜漾青天。謾說烟波遠，恩暉島上懸。

⁵⁴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·自序》「政事之餘，益得與父老子弟諮詢採攬；凡山川之險易、水土之美惡、物產之有無、風氣之同異、習俗之淳薄，遠自生番殊俗，下及閭閻纖悉，每聞見有得，輒心識而手編之。」，頁 275-276。

從五位詩人〈東溟曉日〉觀之，皆有東方及海洋之書寫；因此可推知東溟應是臺灣東方的海洋，然東臺灣在清領時期從未納入版圖，所以五位詩人所寫的〈東溟曉日〉，都以遙望之姿，引神話傳說入詩。因為東溟是個不確定的地名，所以五位詩人幾乎含糊帶過。高拱乾與齊體物的詩中，不明示其海，高拱乾的「海上看朝日」、齊體物的「高島看朝旭」，很難分辨其海；王善宗詩中言「滄溟不測」；林慶旺詩中言「丸子見重洋」；王璋詩中言「東生滄海日」，亦頗為模糊。五位詩人皆將重心放在「曉日」的書寫。高拱乾以「紫閣催粧鏡，咸池駭浴龍」引神話中鏡臺粉妝、咸池沐浴的太陽，寫將東昇的旭日；又引謝靈運之詩韻，以「灼灼照芙蓉」寫艷麗似芙蓉的曉日，頗為傳神又有趣味。齊體物對曉日之描述，著重時間變換中的朝日變幻，從「天雞未發聲」時的「矇昧」，到「扶桑已極明」的「日華」光彩，寫出其溟暗與光華。王善宗對曉日之描繪，從「一望無涯紅日近」海平面上，到「龍光射目碧天空」光射碧空，強調其從海面跳出後，光照碧空的動態之美。林慶旺對曉日的敘述，以「丸子見重洋」描其形，寫其圓如丸子；以「天池躍曙光」狀其躍，寫其從天池躍出海面；以「麗形能破霧」寫其破，寫其艷麗之形影突破雲層而出；以「珊瑚燦曉粧」畫其粧，寫其如珊瑚般的璀璨曉粧，將曉日妝點得婀娜多姿、風采萬千。王璋對曉日之描述，以「未出光韜焰」寫未出海面的微露韜光，以「將離勢燦然」寫跳離海面的光芒燦燦，掌握霎那間光影的瞬息萬變；而將朝日譬喻為「金輪」與「靈曜」，寫其漂浮於碧波間、晴空中，亦搖曳多姿，頗為生動。

綜觀五人之作，他們面對遙不可及的東溟曉日，多以虛代實，逞藻競華，或引神話傳說入詩、或以前賢之詩作比擬、或以實物譬況，且風格顯然有別。高拱乾此詩善用譬喻手法，以神話中仙女整粧與咸池沐浴的太陽，譬喻東昇的旭日；又引謝靈運詩中灼灼芙蓉比擬東昇之曉日。齊體物善用光影之變幻，寫朝日從「矇昧」，到「極明」的光彩轉換。王善宗對曉日之描繪，從著重曉日躍動的動態美感，由海平面，一躍到碧空，龍光射目的情景。林慶旺對曉日的敘述，較為全面，不但其形如丸之圓滿、如珊瑚般璀璨之描繪，

臺灣地景的第一道虹彩—高拱乾《臺灣府志·藝文志》所載〈臺灣八景詩〉之詩意探討

並有動態朝日躍出海面，突破雲層，風情萬千。王璋對曉日之描述，有光影之明暗之變幻，亦有曉日動靜之姿，更有實體之比擬，其撰寫與林慶旺較為接近，但更為細緻且有層次感。

(六) 西嶼落霞

《高志》所載的「臺灣八景」第六景是「西嶼落霞」。對照著〈東溟曉日〉中東方海面的日出，西嶼則配合著太陽西下的晚霞來對比。西嶼位於當時的臺灣縣澎湖嶼，澎湖有三十六嶼，各孤懸於巨浸中⁵⁵。當大海之衝，深溝橫流，一望無際，是臺郡之門戶也⁵⁶。正西，則有西嶼頭⁵⁷。往來船隻，多從西嶼頭入，或寄泊峙內、媽宮等地，然後渡東吉洋，船至臺灣，入鹿耳門，所以澎湖可說臺灣之門戶⁵⁸。自明到清，澎湖一直為兵家必爭之地，亦是臺廈往來交通必經之地。離鄉之遊宦，初至西嶼，乍見落霞繽紛，海天一色，難免興起鄉愁。然而從《高志》〈藝文志·詩〉收錄的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林慶旺與王璋等五人的詩作，則展現不同風貌的〈西嶼落霞〉。

高拱乾〈西嶼落霞〉

孤嶼澎湖近，晴霞返照時。秋高移絳樹，海晏捲朱旗；孫楚城頭賦，劉郎江上詩。淋漓五色筆，直欲補天虧。

齊體物〈西嶼落霞〉

⁵⁵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疆界〉「臺灣縣治，…澎湖三十六嶼，各孤懸於巨浸中。地之廣狹、里之短長叢，不可紀極。」

⁵⁶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·阨塞》「臺灣環海依山，延袤二千餘里。擇其要而扼之，則莫若澎湖一島。澎湖者，臺郡之門戶也。三十六嶼爭奇塞隘，而當大海之衝。深溝橫流，一望無際。」

⁵⁷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山川·臺灣縣山(附澎湖)〉「澎湖一島，山嶼錯出，泛泛若水中之鳧。…而正西，則有西嶼頭。西嶼之西，則丁字門嶼(橫於西嶼，如丁字然)。」

⁵⁸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》卷一〈封域志·山川·臺灣縣山(附海道)〉「今之往來船隻，必以澎湖為關津。從西嶼頭入，或寄泊峙內、或媽宮(二者北風寄泊最穩處)、或八罩、或鎮海嶼(二者南風寄泊最穩處)，然後渡東吉洋(即甘吉)，凡四更，船至臺灣，入鹿耳門。則澎湖乃臺灣之門戶，而鹿耳門又臺灣之咽喉也。」

明霞散天末，灼灼濃於綺。試吟謝眺詩，分明擬得似；遠看孤嶼間，疑自赤城起。何當遇劉郎，與之同徙倚。

王善宗〈西嶼落霞〉

夕照西山尚未昏，落霞倒影碧天痕；風飄草木殘紅映，月色依稀上晚村。

林慶旺〈西嶼落霞〉

極眸賞嶼西，艷冶彩雲迷；丹氣四時播，紅顏一筆題；寒鴉無獨返，孤鷺恰同棲。醉臉歸來晚，新篇五色齊。

王璋〈西嶼落霞〉

水盡山橫峙，霞明半嶺西。寒鴉爭亂影，孤鷺與飛齊。樹點渾成綺，崖懸恍折珪。奇觀當逸興，生面早留題。

西嶼位於澎湖，是臺灣的門戶、重要的軍事要地；但五位詩人之作，似乎都未從此處著眼，或許他們所關注的是文學，著重的景物描寫；因此，對西嶼位置之描述，甚為含糊不明，而將寫作的重心擺在落霞。就西嶼的主題而言，高拱乾的「孤嶼澎湖近」，較為明確，寫出它是靠近澎湖的孤島；齊體物的「遠看孤嶼間」，只說其為孤島，而且遠看，或許是來臺遊宦時，路過澎湖，曾遙望西嶼；王善宗的「夕照西山尚未昏」，稱其為西山，含混帶過；林慶旺的「極眸賞嶼西」，以島嶼之西來詮釋西嶼之名；王璋的「水盡山橫峙，霞明半嶺西」，有山橫、半嶺之描繪，似乎用盡形容詞，仍未說明清楚西嶼的位置。對於落霞之描繪，則五位詩人，各揮墨彩。高拱乾用實景「絳樹」、「朱旗」來形容落霞之色澤，與其照映在樹林與海面的景致；用孫楚之賦、劉禹錫之詩來比擬落霞，展現文學氣息；用江淹五色筆、女媧補天的神話傳說，讓西嶼的落霞有了神話般的美麗傳說。齊體物的「灼灼濃於綺」用絲緞綺布來比擬落霞的明艷；用「謝眺詩」比擬落霞，增添其文學氣息。相形之下，王善宗的書寫偏向實景的描寫，僅有「落霞倒影」、「草木殘紅」，

氣勢較為薄弱。林慶旺以「醉臉」、「丹氣」與「紅顏」等三種不同層次與質感的紅色，映襯西嶼落霞，讓落霞的色澤有了漸層與質地，頗有新意。王璋頗為推陳出新，以「寒鴉爭亂影，孤鷺與飛齊」形容落霞，巧化活用王勃〈滕王閣序〉名句「落霞與孤鷺齊飛」，且增加「寒鴉爭亂影」與之對映，使畫面有了「爭」與「亂」的霞彩動影，增添不少韻采丰姿；用「渾成綺，恍折珪」，寫霞彩映照下的樹林與崖壁，亦頗為傳神，讓落霞的書寫更加豐富。

綜觀五位詩人對「西嶼落霞」的描寫，多偏向落霞的文學彩繪，少實景的書寫。對西嶼之描述，含糊不確；對落霞之描繪，則爭奇鬥艷，頗具特色。高拱乾仍展現虛實互用之書寫特色，以實物譬況落霞之色澤與躍動景致；用名人之賦詩來比擬落霞，增添文學氣息；採神話典故，讓西嶼落霞滿盈神話般虛幻之美。齊體物的書寫與高拱乾較為相似，以實物絲緞綺布來比擬落霞的明艷，用名人詩句增添其文學氣息。王善宗的書寫僅實景的描寫，但少了文學的譬況、比擬，氣勢較弱。林慶旺以三物映襯紅霞之色澤，頗有新意。王璋的書寫筆法多樣，擅用有映襯、比擬手法，且推陳出新，活用名人名句，讓西嶼落霞的畫面明艷生動。

《高志》中〈西嶼落霞〉的景致依舊，但後來的澎湖的方志似乎未繼續沿用，但《澎湖廳志》所記載縣志八景中的〈金雞曉霞〉，雖已不見西嶼之名，且易「落霞」為「曉霞」；然其書寫的形式，似乎仍延續〈西嶼落霞〉之傳統精神。

(七) 澄臺觀海

《高志》所載的「臺灣八景」第七景是「澄臺觀海」。澄臺與斐亭皆位於分巡道官署內，為高拱乾於臺廈分巡道任內所建，《高志》有〈澄臺記〉一文，說明其築澄臺的原因。臺灣山橫海嶠，官民所居，多在沙曲水匯之處，土地貧脊；且草創初期，官署離山很遠，尤其是風雨晦明時，起居安息之處所耳目常慮壅蔽、心志每多鬱陶，四顧隱然，無以宣洩其懷抱，於是捐俸鳩工，於官署後院興築「斐亭」，更築「臺澄」於亭之左，覺滄渤島嶼之美勝，

盡在登臨襟帶之間，故名之曰「澄」。⁵⁹ 齊體物、王善宗、王璋、林慶旺等官員、文人雅士，就是在斐亭、澄臺間，吟詩對唱，臺灣八景之詩，或許是在此創作之作品⁶⁰。然而從《高志》〈藝文志·詩〉收錄的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林慶旺與王璋等五人的詩作，則呈現不同風貌的〈澄臺觀海〉。

高拱乾〈澄臺觀海〉

有懷同海闊，無事得臺高。瓜憶安期棗，山驅太白鰲。鴻濛歸紫貝，腥穢滌紅毛。濟涉平生意，何辭舟楫勞！

齊體物〈澄臺觀海〉

臺因觀海構，遠水綠於蘿。浩渺心俱闊，澄清志若何！只疑天是小，更覺地無多。白雉梯航路，於今尚不波！

王善宗〈澄臺觀海〉

巍峨臺榭築邊城，碧海波流水有聲；濟濟登臨供嘯傲，滄浪喜見一澄清。

林慶旺〈澄臺觀海〉

形勝蔚崔巍，登高望九垓。三時先月得，七寶避風催。宦困稱顏骨，名成笑陸才。澄清惟此景，聳立素懷開。

王璋〈澄臺觀海〉

指顧層臺上，澄清竟若何？大都天地闊，不辨水雲多。棹轉爭飛鳥，宵鳴聽巨鼉。此時無限意，萬里壯關河。

五位詩人對〈澄臺觀海〉的書寫，雖以澄臺與觀海為題，但大多借景抒

⁵⁹ 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·自序》，頁 270。

⁶⁰ 同註 9，頁 10。

懷，感懷多於寫景。就澄臺之書寫而言，高拱乾此詩為有針對澄臺之描繪，只有首聯「有懷同海闊，無事得臺高」是登臺的書寫，但未敘登臺攬勝之樂，而是藉登臺以寫襟懷、抒境遇，感嘆空有如同海一樣寬闊的胸襟氣，卻只當個閒差無事的臺灣道，故藉登臺觀海以解胸中鬱卒。其他則說引傳說典故來喻傳說中的臺灣，是蓬萊神仙安琪生所居之地，此仙境物產豐饒，棗大如瓜。齊體物詩只有首聯「臺因觀海構，遠水綠於蘿」描寫澄臺，特別強調築澄臺之目的，是為觀海。王善宗詩之第一句「巍峨臺榭築邊城」具體的描寫澄臺，巍峨高聳，興築在城牆邊。林慶旺首聯前句「形勝蔚崔巍，登高望九垓」寫澄臺的高大雄偉氣勢及登上仰天之情景。王璋此詩首聯「指顧層臺上，澄清竟若何」，手指眼顧澄臺，想像登臺眺望之清景若何？就觀海之主題而言，高拱乾未寫觀海之景，直接訴諸於寫志展懷，期盼能「鴻濛歸紫貝，腥穢滌紅毛」，開發洪荒的臺灣，洗滌曾被荷人統治的汙穢，且將政績歸功於大清王朝。為實現此志，不辭舟楫之勞。齊體物觀海主題之書寫，亦以抒懷寫志為主，「浩渺心俱闊，澄清志若何」，言襟懷如浩海遼闊、心志似碧海澄淨。此外，也感受到臺灣仍是蠻荒之地，天小地少，海運未達，有待開發。王善宗對觀海之書寫較能扣題，如「碧海波流水有聲」寫登臺所觀之碧海景觀，可「供嘯傲」、「見澄清」，洗滌鬱卒，澄澈心境。林慶旺對觀海之描寫多用典故，且喜用數字入詩，如「九垓」「三時」「七寶」，以展才華。如「三時先月得」寫登臺之時；「七寶避風催」避高臺之風；然後可以優游其間，澄清心志，擴胸開懷。王璋對觀海之書寫，寫出登臺所見「天地闊、水雲多」之壯闊，更興起「此時無限意，萬里壯關河」的雄渾氣勢。

總體而言，五位詩人的〈澄臺觀海〉，多借景抒懷之作。高拱乾此詩未述登臺之樂，而多舒懷展志之述。援引臺灣之歷史陳跡，表達開發洪荒的臺灣，洗滌荷人統治的汙穢，且將政績歸功王朝之心願，展現身為臺灣最高長官之雄懷大略。齊體物亦以抒懷寫志為主，以譬喻法，言襟懷如浩海遼闊、心志似碧海澄淨；用直述法，直說臺灣天小地少，海運未達，尚待開發之悲。相形之下，王善宗此詩較扣題旨，有對澄臺的具體的描寫巍峨高聳；亦有登臺之心境，可供嘯傲，洗滌鬱卒，澄澈心境。林慶旺此詩多逞才弄筆之處，

用典故及數字入詩，以展才學。王璋此詩寫登臺所見「天地闊、水雲多」之壯闊，展現萬里關河的雄渾氣勢。

(八) 斐亭聽濤

《高志》所載的「臺灣八景」第八景是「澄臺觀海」。據《高志》〈澄臺記〉，斐亭在巡夏道署中，位於澄臺之右，因四周種植綠竹，故名「斐亭」，是道署中官吏公務閒暇之餘，休憩、賞玩、吟詩與招待賓客的小亭。然而從《高志》〈藝文志·詩〉收錄的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林慶旺與王璋等五人的詩作，則可見不同風貌之〈斐亭聽濤〉。

高拱乾〈斐亭聽濤〉

島居多異籟，大半是濤鳴，試向竹亭聽，全非松閣聲。人傳滄海嘯，客訝不周傾。消夏清談倦，如驅百萬兵。

齊體物〈斐亭聽濤〉

憲府亭臨海，風濤秋有聲。當杯須百斛，危坐亦三更；動地疑河決，掀天似岳傾。夜吟共賓客，不淺武昌情。

王善宗〈斐亭聽濤〉

華亭藻棧接詞場，碧水長流遍海疆；滾滾波濤聲不息，斐然有緒煥文章。

林慶旺〈斐亭聽濤〉

大觀輪奐宜，遊屐自委蛇。香坐樂章進，梅開宮漏遲；一舟高浪響，千里渺雲馳。傾耳雙洋外，杯深百不辭。

王璋〈斐亭聽濤〉

伐竹構江亭，深宵聽浪聲；隨風疏欲斷，和月到無情。忽訝琴書冷，真從几案生。波臣應共語，籍籍頌高清。

五位詩人〈斐亭聽濤〉的書寫，就斐亭的主題而言，高拱乾的著墨很少，僅有「試向竹亭聽」的「竹亭」二字，言其材質；而較多的篇幅訴諸於聽覺的體驗。齊體物此詩與高拱乾頗為相近，多訴諸於聽覺之感受。對斐亭的書寫僅有「憲府亭臨海」，寫斐亭的位置，在憲府中，瀕臨海邊。王善宗似乎著墨較多，「華亭藻梲接詞場」以華亭藻梲來形容文人吟詠地詞場的斐亭，極富文學氣息；「斐然有緒煥文章」則有「斐然成章」之意，期盼此亭能帶動臺灣文壇的發展。此後的斐亭，果然成為文人雅集的重要場所，如清季唐景崧即在此成立「斐亭吟社」。林慶旺對斐亭的描述「大觀輪奐宜，遊屐自委蛇」，針對斐亭的建築外觀的描繪，美輪美奐，蔚然大觀，能吸引文人雅士遊屐接踵而至，優游其間。王璋對斐亭的書寫「伐竹構江亭，深宵聽浪聲」，強調斐亭的建材與位置，由竹建構，靠近海邊。對聽濤的主題而言，則較為豐富，五位詩人各顯身手。高拱乾對於聽濤之描述，多訴諸於聽覺的感受，可說是陝西人的臺灣聽覺體驗。在寫作的技巧上，先用否定刪去法，尋找濤聲；再以對比法，分出在地人與異鄉客聽濤之不同感受；最後則用誇飾法，喻聽濤有如驅使百萬兵，充分展現壯闊之氣勢。齊體物的所聽的濤聲，秋風起時澎湃洶湧的濤聲；而「動地疑河決，掀天似岳傾」，用誇飾法寫海濤的洶湧，可動地掀天，彷彿黃河決堤，有如山岳傾倒。在此秋濤聲中，詩人邀客夜集於斐亭，賓主唱和，情致風雅。王善宗之聽濤，以「滾滾波濤聲不息」寫濤聲不息，扣緊聽濤的主旨，亦美其滾滾不息的文風，並期盼此亭的文人雅集，能永續文風，讓臺灣的文壇文章斐然。林慶旺的聽濤，以「一舟高浪響，千里渺雲馳」寫濤聲，浪濤奔騰，聲響千里；而「傾耳雙洋外，杯深百不辭」，則寫聽濤助興，傾聽雙洋外濤聲，有助文士們舉杯，文思泉湧。王璋的聽濤別具深意，頷聯「隨風疏欲斷，和月到無情」，寫濤聲的傳送，隨風而斷續，和月而無情。頸聯「忽訝琴書冷，真從几案生」，突然領悟琴書易冷之道。尾聯「波臣應共語，籍籍頌高潔」，則勸勉宦海浮沉的官員，應以清高自持。

綜觀五位詩人〈斐亭聽濤〉的書寫，對斐亭的描寫較少，多著重觀海，且多聽覺地描述。高拱乾多訴諸於聽覺描述，寫主客聽濤之不同感受，以百

萬兵騰狀擬濤聲，展現壯闊氣勢。齊體物此詩與高拱乾頗為相近，多訴諸於聽覺之感受。以用狀聲法寫隨風澎湃洶湧的秋濤，以誇飾法寫可動地掀天，決河傾岳的臺灣海濤。相形之下，王善宗對斐亭之著墨較多，先以華亭藻悅描繪斐亭；再以斐然成章期盼臺灣文壇的發展，更以濤聲不息美文風的滾滾不息。林慶旺此詩先美化斐亭外觀與文人雅士接踵優游；再以誇飾法寫濤聲，聲響千里，可助文人雅士文思泉湧。王璋對斐亭的書寫，對聽濤描述別具深意，除寫濤聲隨風而斷續，更悟琴書易冷之道，更勸勉宦海浮沉者，應以清高自持，有如醒鐘。

四、《高志·藝文志》所載〈臺灣八景詩〉之意涵

筆者認為《高志·藝文志》存錄「臺灣八景詩」主要有三個意涵，一是政治意涵，除宣示大清一統之意志外，更希望藉此詩篇將新闢海疆奇景呈獻與聖上。二文學意涵，承續「詩中有畫」的八景詩傳統，展現文采。三則作者意涵，藉景書懷，除敘寫雄懷壯志，寓宦海浮沉之悲，亦藉此宣示忠誠，呈獻治績。

(一) 政治意涵

近代學者認為清初對臺灣的經營，是為防臺而治臺，因此人事、律令規章與文教措施皆特殊化，浮面而粗疏。清帝國眼中的臺灣是海外異域、充滿瘴癘之地。清初遊宦臺灣寫景之使命：繪製海外風俗圖，以供朝廷參考。他們代替君王之眼，描繪異國情調的「他者」⁶¹。筆者認為此說雖是歷史的部分事實，但並不全然，《高志·藝文志》所載〈臺灣八景詩〉仍有其重要的政治意涵。

1. 樹立八景，宣示主權

清代〈臺灣八景詩〉之形成，則始於政治目的，為新入大清版圖的臺灣

⁶¹ 同註8，頁66-71。

劃定疆界與選定地標，並將其寫錄於臺灣方志中，這是宣示臺灣主權，為臺灣保留地景與文獻的最佳方法。

高拱乾所編纂之《臺灣府志》雖是代替君王之眼，描繪山川、水土、物產、風氣與習俗，撰修臺灣的歷史；但修纂的過程艱辛，兢兢業業，事必親躬。勤於諮詢採攬，查考山川、水土、物產、風氣與習俗。籌畫兩年，於康熙 33 年，開始設方志局，延攬各地名儒，共襄校訂，直至康熙 35 年，其即將離臺，才將《臺灣府志》正式刊行。所以其所修的《臺灣府志》，並非僅從海外異域、充滿瘴癘的角度撰修。

《臺灣府志》「臺灣八景」的確立，實則有其政治的考量。可同收宣示、號召之功效。其一、確立「臺灣八景」，除為當時的臺灣到八個景點外，也為臺灣人找到八個文化、風景地標，可供遊賞，亦可從中凝聚鄉土的認同。其二、以臺灣府為中心基點，向四方輻射，亦可知其當初之考量，有主從、四方之別，似有中心與邊陲之理念，亦可藉此了解清領初期臺灣移墾的概況，由臺灣府為據點，向四方開拓。康熙年間的臺灣發展皆在臺灣西部海岸，且偏向南部發展，北部僅有零星的開墾，東部則仍屬傳說階段。其三、均衡分布一府三縣，形成八景組合，其中「澄臺觀海」與「斐亭聽濤」隸屬於臺灣府；「鹿耳春潮」與「西嶼落霞」隸屬於臺灣縣；「安平晚渡」與「沙鯤漁火」隸屬於鳳山縣；「雞籠積雪」與「東溟曉日」隸屬於諸羅縣。而高拱乾等〈臺灣八景詩〉的撰寫，為臺灣樹立典範，延續二百餘年。

2. 呈現海疆奇景，歌頌四海昇平

《高志·藝文志》存錄了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林慶旺與王璋的〈臺灣八景詩〉。他們所選的八景皆是海景，而幾乎沒有山川之景，何以致此？高拱乾嘗言：

臺灣為新闢，海疆流峙，異於中原。雖詞客騷人，未多登臨游泛之作；而扞衛四省，屹立大洋，筆之於書，匪特觀美，故於海道三致意焉。⁶²

⁶² 參同註 15，《臺灣府志·凡例》，頁 358。

此段記載正可以說明高拱乾偏好海景，多選海景之因。一則臺灣為新闢之地，值得書寫介紹；二則臺灣為海疆，屹立於大洋中，迥異於中原地區地貌景觀，值得大書特書；三則此地新闢，詞客騷人，多未登臨，尤其對身為陝西人，看慣黃土高原，平沙廣漠的高拱乾而言，面對浩渺的海洋，可謂奇幻之旅，所以特書海洋美觀，以告同好。他們標榜的「臺灣八景」其中包括：三港(安平、鹿耳、沙鯤)、海嶼(雞籠、西嶼、東溟)、亭臺(澄臺、斐亭)，亦皆與海景相關。五位詩人多以海外異域的角度書寫，詩中的海港、海嶼與臨海亭臺景緻，虛實交錯，神話與傳說縈繞其中。

(1) 三港壯闊，祥和平靜

《高志·藝文志》所選的〈臺灣八景〉皆與海景有關，其中包括三個海港：安平、鹿耳、沙鯤。三港因接近道臺衙門，所以五位詩人皆曾親臨其地，因此書寫時較多寫實之手法。

對安平港的海洋描述，除身為武將的齊體物詩中「浪撼魚龍宅，孟懸上下天」，較為澎湃激盪，其他如高拱乾的「風微浪不生」、王宗善的「滄海安平水不波」、王璋的「飄然一葉風」，多描繪風微浪平的恬靜漁村景致。總的來說，五位詩人書寫此景，較多文學的浪漫氛圍，少了歷史敘述與興亡感懷，而呈現的他們所治理下平靜祥和的安平港。

對沙鯤的描述，五位詩人之作多偏向漁村與沙洲之書寫，高拱乾詩中有實景虛景，以「海岸沙如雪」將海岸沙堆如雪的實景；「鮫室寒猶織，龍宮照欲醒」，則虛編鯤的神話傳說，為千里大鯤編織一個海底的家，讓沙鯤漁村渲染了神話的色彩。齊體物以寫實的手法，從「遠沙」、「天海畔」、「有人家」，至「屋參差」，鋪陳由遠而近的漁村景致。王善宗的「長沙一帶積如山」實寫堆積如山的沙丘；「歸遠浦」、「照人間」，寫漁船返村之景致。林慶旺「野徑積沙深，七崑緩步尋」則強調此砂堆積之深，並有尋遊漫步七崑之趣味。王璋「沙積橫江路」強調此沙橫亙與江海交會之處。五首詩作以虛實交錯的手法，共同營造平和如畫的沙鯤漁村圖。

鹿耳門雖位居臺灣咽喉。對此要塞，高拱乾的「海門雄鹿耳」與齊體物

的「鹿耳雄天塹」，均以「雄」字來形塑鹿耳門如海門天塹般的軍事要塞；然而王善宗「鹿耳門中碧海流」、「波瀾不斷春光好」，林慶旺寫其龍菴與花香，王璋寫其為東南百谷川流會海之地。五人之作，或從海景雄偉壯闊之角度、或以碧海、春光、花香入詩，皆呈現海疆昇平之景象。

(2) 海嶼如幻，霞落雪積

《高志》所選的「臺灣八景」皆與海景有關，其中雞籠、西嶼是臺灣的外島；而東溟則在遙遠的東方遠海，所以五位詩人都用虛寫的文學筆法，用神話與傳說典故來描繪，營造恍若幻境的海嶼之景。

五位詩人寫〈雞籠積雪〉，多以虛代實，或以神話傳說之仙境來比擬。高拱乾以「北去二千里」，說出雞籠位於距離府治約二千里地方；齊體物以「蠻島」來形容雞籠為蠻荒之島；王善宗「雞籠一派海汪洋」言雞籠處於汪洋之中；林慶旺「雞聲聞社北，籠影照牆東」，字裡行間有雞籠社的身影；王璋「雪壓重關險」強調雞籠為經年積雪的重關險地。

西嶼位於當時的臺灣縣澎湖嶼，澎湖可說臺灣之門戶。自明到清一直為兵家必爭之地，亦是臺廈往來交通必經之地。五位詩人對西嶼的描述甚為含糊不明，高拱乾的「孤嶼澎湖近」，是較為明確，寫出它是靠近澎湖的孤島；齊體物的「遠看孤嶼間」，只說其為孤島，而且遠看；王善宗的「夕照西山尚未昏」，稱其為西山，含混帶過；林慶旺的「極眸賞嶼西」，以島嶼之西來詮釋西嶼之名；王璋的「水盡山橫峙，霞明半嶺西」，用盡形容詞想要描繪西嶼之位置，但似乎仍令人難解。五位詩人皆將著重落霞的描繪，讓西嶼反而有如虛境。

五位詩人所寫的〈東溟曉日〉，都以遙望之姿，引神話傳說入詩。高拱乾與齊體物的詩中，含糊帶過；王善宗詩中言「滄溟不測」；林慶旺詩中言「丸子見重洋」；王璋詩中言「東生滄海日」，皆頗為模糊。五位詩人皆將重心放在「曉日」的書寫，東溟亦有如幻境。

(3) 臨海亭臺，觀海聽濤

對於遊宦者而言，臨海的澄臺與斐亭是他們宦海浮沉的吟嘯抒懷處，但他們對斐亭、澄臺的書寫較少，觀海聽濤的描述較多，然而他們真正要傳達

的或許是意在言外的政治意圖。登上澄臺，身任臺灣最高長官的高拱乾未述登臺之樂，而多舒懷展志，表達「鴻濛歸紫貝，腥穢滌紅毛」，對大清帝國的效忠；擔任臺灣最高武官的齊體物則感歎臺灣，天小地少，海運未達，仍是蠻荒之地，有待開發；身負教化之責的林慶旺則展現儒學教授的優雅，優游其間，心志澄清，心胸開闊。仍是府學舉人的王璋，則更興起「萬里壯關河」的壯志，對未來宦途充滿期許。

斐亭的建構，意取「斐然成章」之意，期盼此亭能帶動臺灣文壇的發展。故詩人書寫多著墨於對文壇的展望，如王善宗的「華亭藻稅接詞場」，以華亭藻稅來形容文人吟詠地詞場的斐亭，極富文學氣息；林慶旺的「大觀輪奐宜，遊屐自委蛇」，除描繪斐亭美輪美奐的外觀，更強調斐亭能吸引文人雅士遊屐接踵而至，優游其間；王善宗之聽濤，以「滾滾波濤聲不息」寫濤聲不息，扣緊聽濤的主旨，亦美其滾滾不息的文風，並期盼此亭的文人雅集，能永續文風，讓臺灣的文壇文章斐然。林慶旺的「傾耳雙洋外，杯深百不辭」，則寫聽濤助興，傾聽雙洋外濤聲，有助文士們舉杯，文思泉湧。王璋的「忽訝琴書冷，真從几案生，波臣應共語，籍籍頌高清」，悟琴書易冷之道，更勸勉宦海浮沉者，應以清高自持，有如醒鐘。此後的斐亭，果然成為文人雅集的重要場所，如清季唐景崧即在此成立「斐亭吟社」。

綜觀五位詩人對海景之書寫，似乎是為清帝國固守新闢海疆，故將海港阨塞描繪得平靜安詳，以示政績；替君王之眼，描繪異國情調的「他者」，故引神話入詩，將海嶼描述得有如神幻之境；此外，更藉此表達渡海來臺的艱辛與開闢海疆之決心，以宣示對大清帝國的忠誠。

(二) 文學意涵

高拱乾等五位詩人的〈臺灣八景詩〉，在文學的表現手法上，多源自於中國傳統寫景詩之特色。詩人在詩中展現「詩中有畫」特色、引中國名勝、神話、典故與名句入詩，以形塑臺灣的海域景觀。

1. 傳承「詩中有畫」的意境

八景詩源起於傳統山水中「勝景圖」的概念，本於中國傳統中「詩中有

畫，畫中有詩」之詩畫相融關係。因此，營造「詩中有畫」的意境，亦是五人詩作中的特色之一。

中國傳統的詩與畫對山水描繪，皆重寫意，重視遠近的經營，這往往是詩人與畫家結構中的重要一環；而畫論中郭熙的「三遠論」⁶³：高遠、深遠與平遠之理論，更為山水畫家及山水詩人奉為圭臬。因此，如何營造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的寫意境界，遠近的經營往往是關鍵。筆者認為五位詩人中，齊體物對於「三遠」的意境經營最佳，例如其〈安平晚渡〉便展現了中國山水畫中「三遠」的意境，有海平面的遼闊的「平遠」意境；亦有海浪上下的遠帆與穿梭在雲霧中的飛鳥爭相追逐的「深遠」意境；更有浪花捲動，下撼動魚龍的住所的「俯遠」意境與上搖浮天的「高遠」意象，這些畫境的書寫，呈現安平港的立體畫境，充滿詩意。

吳毓琪、施懿琳〈康熙年間「臺灣八景詩」首創之作的空間感探討〉中以王善宗、齊體物與高拱乾之詩為例，對於他們詩作中的空間感多所陳述。其中就〈安平晚渡〉來觀察，他們認為高拱乾的詩中多重視角與空間形象的比擬。此詩是站在渡口遠觀海面所形成的黃昏情境，呈現遠距離的視域⁶⁴；齊體物此詩中視鏡的變化，忽遠忽近，忽大忽小，忽上忽下，瞬息萬變，視覺空間在時間裡的變化，寄寓著生命感懷⁶⁵；王善宗的八景寫作，以作者為視線中心的定點，詩中呈現廣遠而平面的空間⁶⁶。對「臺灣八景詩」中的空間感之闡述有獨到的見解。

此外，在中國水墨畫中色彩濃淡是創作者經營之的重點，在山水詩中亦然，作者對詩中濃淡之掌握，往往是詩作的成敗關鍵。在五位詩人中對色彩最能掌握的是高拱乾，其〈安平晚渡〉「日腳紅彝壘，煙中喚渡聲。一鉤新

⁶³ 宋·郭熙，《林泉高致》〈山水訓〉，提出山水畫之「三遠論」：「自山下而仰山顛，謂之高遠；自山前而窺山後，謂之深遠；自近山而望遠山，謂之平遠。」，見俞劍華編著(1986)：《中國畫論類編》《林泉高致》〈山水訓〉，頁 639。

⁶⁴ 參見吳毓琪、施懿琳(2006)，〈康熙年間「臺灣八景詩」首創之作的空間感探討〉，頁 47。

⁶⁵ 同註 64，頁 42。

⁶⁶ 同註 64，頁 37。

月淺，幾幅淡帆輕。岸闊天遲暝，風微浪不生。漁樵爭去路，總是畫圖情。」詩中「風微浪不生」、「新月淺」、「淡帆清」，形塑一幅恬靜平和的「漁村圖」，充分展中國詩畫藝術上的淡遠風格，此不僅呈現語言色澤上的淡遠，更體現創作者心境的淡泊。而另外一首〈西嶼落霞〉「秋高移絳樹，海晏捲朱旗」用實景「絳樹」「朱旗」來形容落霞之色澤，與其照映在樹林與海面的景致，則呈現濃豔朱華的色彩。此外，如林慶旺〈西嶼落霞〉以「醉臉」、「丹氣」與「紅顏」等三種不同層次與質感的紅色，映襯西嶼落霞，讓落霞的色澤有了漸層與質地，頗有新意。

2. 以中國之景來比擬臺灣地景

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遊宦者，生長於中國，受教於中國，故當其寫作「臺灣八景詩」時，自然而然會以中國傳統詩中的特色來比附。以中國之景來比擬臺灣地景，是〈臺灣八景詩〉在創作時常用的手法，在高拱乾等五人〈臺灣八景詩〉之作，屢屢可見此種現象，例如：齊體物〈斐亭聽濤〉「動地疑河決，掀天似岳傾」，用誇飾法寫海濤的洶湧，可動地掀天，彷彿黃河決堤，有如山岳傾倒。王善宗〈沙鯤漁火〉「長沙一帶積如山，碧海分流水自潺」將中國長沙之地名，來形容臺灣臺南地區的七鯤沙洲。而此以中國之景來比擬臺灣地景之寫作模式，也屢見於以後之創作者。

3. 以傳統的神話傳說寫景

高拱乾等五人「臺灣八景詩」之作中，常見以傳統的神話傳說來寫景的寫作，尤其高拱乾詩中屢屢可見，如〈東溟曉日〉「紫閣催粧鏡，咸池駭浴龍」引神話中仙女的整粧與咸池沐浴的太陽，寫即將東昇的旭日，畫面生動活潑，引人無限遐想；〈沙鯤漁火〉「鮫室寒猶織，龍宮照欲醒」，引用中國神話中以淚編織的鮫人與海底龍宮夜宴傳說，虛構了海裡的冷暖世界，與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；〈沙鯤漁火〉「線看沙欲斷，射擬弩齊開」，則巧用錢鏐「錢塘射潮」之典故，形容一段段似被箭射斷波瀾，讓此詩充滿神話色彩；〈澄臺觀海〉「瓜憶安期棗，山驅太白鰲」其他則說引傳說典故來喻傳說中的臺灣，是蓬萊神仙安琪生所居之地，此仙境物產豐饒，棗大如瓜，也豐富了臺灣的傳奇。

臺灣地景的第一道虹彩—高拱乾《臺灣府志·藝文志》所載〈臺灣八景詩〉之詩意探討

4. 引文學典故、名人詩句入景

以文學典故、名人詩句來寫景的寫作模式也常見於五人之作，如高拱乾〈東溟曉日〉用謝靈運之詩韻，以「灼灼照芙蓉」寫海上東昇之曉日，頗為傳神又有趣味；〈西嶼落霞〉用孫楚之賦、劉禹錫之詩來比擬落霞，展現文學氣息。齊體物〈西嶼落霞〉用「謝眺詩」比擬落霞，增添其文學氣息。王璋〈西嶼落霞〉「寒鴉爭亂影，孤鷺與飛齊」，巧化活用王勃〈滕王閣序〉名句「落霞與孤鷺齊飛」，讓西嶼的霞彩生動多姿。

高拱乾等五人〈臺灣八景詩〉的寫作風格，樹立了日後〈臺灣八景詩〉的寫作典範。然而，此現象雖形塑出〈臺灣八景詩〉的文學傳統，但文學貴於創新，此一陳不變的寫作，易流於形式，難有佳作，以致令人詬病，千篇一律。因此，連橫曾評臺灣八景之詩，作者甚多，而少佳構之評。

(三) 作者意涵

《高志·藝文志》共收錄的五位詩人〈臺灣八景詩〉，其中高拱乾是來自陝西榆林的廕生、齊體物是漢軍正黃旗人、王善宗是山東諸城人、林慶旺是福建晉江的副榜，皆來自異鄉；唯有王璋是臺灣人，當時僅是舉人，尚未踏上宦途。因緣際會下，他們於康熙 33 年左右會聚臺灣，皆是當時臺灣社會的菁英。他們的〈臺灣八景詩〉皆收錄於《高志》〈藝文志〉，除各自展現不同文才，描繪臺灣八景外，也在詩中流露懷鄉之情與襟懷志業。

1. 異域鄉愁，借景抒懷

不能在家鄉任官，是清代官制的鐵例，因此宦海浮沉成為清代遊宦者的共業。自踏上宦途之後，他們就必須沉浮於異鄉，直至告老還鄉。因此，去國懷鄉之情，是遊宦者的共同情感。此外，當時的臺灣是剛入版圖，尚在移墾的階段，一片荒蕪。因此，來臺的由宦官吏，面對如畫之海景，雖能揮筆描彩，寫詩如畫，但面對一遍荒蕪，百廢難舉的臺灣，心中難掩失落與鬱結之心緒，去國懷鄉之情油然而起。

高拱乾〈鹿耳春潮〉詩句「獨喜西歸舶，爭隨落處回」，可知其心繫西方的故里，故目睹西歸之舶時，不禁興起稱羨之情，因為它可隨著浪潮返鄉。

〈澄臺觀海〉詩云：「無事得臺高」，謂銜命來臺當個無事閒差的道臺，必須藉登臺攬勝來化解胸中鬱卒，亦是鄉愁的抒發。齊體物〈雞籠積雪〉：「蠻島亦飛雪」、〈澄臺觀海〉：「只疑天是小，更覺地無多」等詩句，或誠如施懿琳所有詆毀臺灣之意，視臺灣為未開化的蠻島，天小的少；然其更多的表述應是自艾自憐，因被委派至蠻荒之地，難掩胸中抑鬱之情。其他如王善宗〈澄臺觀海〉：「濟濟登臨供嘯傲」、林慶旺〈澄臺觀海〉：「聳立素懷開」，皆有藉登臺攬勝吟嘯開懷，一解鄉愁之心境；唯有臺灣本土舉人王璋〈安平晚渡〉：「談笑天垂幕，車聲月色中」，於夜幕低垂時，沒有鄉愁的糾結，能談笑自如，行車悠遊於月色中。

2. 抒懷展志，呈獻治績

《高志》〈臺灣八景詩〉所收錄的五位詩人，高拱乾是分巡臺廈道、齊體物是臺防同知、王善宗是臺灣水師協左營守備、林慶旺是臺灣府儒學教授，均擁有官職；唯有王璋是臺灣人，當時僅是舉人，是唯一無官職的舉人。奉命而來的地方官員與未來的後起之秀，於〈臺灣八景詩〉除寫景、抒懷之外，也藉此一展襟懷，抒發志業與理想，也希望透過《高志》〈臺灣八景詩〉所收錄，有朝一日能上達天聽。

高拱乾擔任分巡臺廈兵備道，為當時臺灣最高行政長官，其使命是治理臺灣，所以其詩中所呈現者，大多平靜祥和之景，如〈安平晚渡〉詩中，展現文官的淡雅風格，形塑一幅恬靜平和的「漁村圖」，但亦似乎在歌詠聖朝，四海昇平。〈澄臺觀海〉表達開發洪荒的臺灣，洗滌荷人統治的汙穢，且將政績歸功王朝之心願，展現身為臺灣最高長官之雄懷大略。齊體物身任臺防同知，其於〈鹿耳春潮〉詩不但展現武將「乘風破浪」的雄渾氣勢；齊體物〈澄臺觀海〉展現遼闊的襟懷與澄淨的新志，但認為臺灣天小地少，海運未達，似訴有志難伸的情。王善宗擔任臺灣水師協左營守備，其〈斐亭聽濤〉以斐然成章之意，期盼此亭能帶動臺灣文壇的發展，對臺灣文風充滿期待。林慶旺於康熙 34 年任府儒學教授，為當時臺灣最高學府的教授，詩中頗富文學氣息，〈安平晚渡〉詩中巧用小雅詩人黍離之悲，寄予興亡之感；〈斐亭聽濤〉則對臺灣的文風亦有所期待。王璋是五位詩人中的唯一無官職之舉

人，但其詩中所展現的雄懷大志，亦不惶多讓，如〈鹿耳春潮〉「吾道虛舟裏，人情駭浪間」，文辭與譬喻皆巧妙，且充滿哲思。〈雞籠積雪〉的「雪壓重關險，江天儼一新」氣勢磅礴，頗令人震懾。〈澄臺觀海〉寫登臺所見「天地闊、水雲多」之壯闊，更展現雄渾氣勢，對未來充滿憧憬。其後的王璋，也果然鴻圖大展，官至監察御史。

五、結論

高拱乾於《臺灣府志》收錄高拱乾、齊體物、王善宗、林慶旺與王璋等五人四十首詩的〈臺灣八景詩〉，共同彩繪出第一道的虹彩。四位來自異鄉的遊宦與當時僅是舉人的王璋，他們為臺灣地景揮筆創作，為往後的〈臺灣八景詩〉樹立了典範，讓此後的〈臺灣八景詩〉得以如畫卷長軸般的延展。

臺灣八景中的海港景觀，安平、鹿耳雖在，但已無昔日之風采；沙鯤內海幾經歲月填屯，早已成為臺江溼地，令人有滄海桑田之唏噓；唯有春潮年年來訪，夕陽日日西沉，仍見證著昔日海港風華。雞籠、西嶼與東溟等景觀今日雖在，但已不是往昔的神話幻境。澄臺與斐亭皆位於分巡道官署內，當年文武長官觀海聽濤之亭臺，如今早已消聲匿跡；然而高拱乾等五人四十首詩，所共繪臺灣八景詩：〈安平晚渡〉、〈沙鯤漁火〉、〈鹿耳春潮〉、〈雞籠積雪〉、〈東溟曉日〉、〈西嶼落霞〉、〈澄臺觀海〉與〈斐亭聽濤〉，依舊明亮如昔，絲毫不減當年風采，可引領讀者到詩中尋幽訪勝，追懷昔日風華。

〈臺灣八景詩〉確定後，以後續修之《臺灣府志》多仿《高志》〈藝文志〉中選錄〈臺灣八景詩〉。高拱乾等五人〈臺灣八景詩〉，在創始之初，雖有著濃厚的政治意涵；但呈現詩中有畫的意境，以中國傳統詩的特色來比附，借景抒情的寫作模式，也樹立了往後臺灣八景詩的寫作風格特色，甚至成為文學傳統，對後起者具有啓導示範之功。此後，「臺灣八景」雖已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褪色，但〈臺灣八景詩〉寫作風格仍持續引導著詩人寫作，影響所及遍整個清領時期的臺灣。

參考文獻

中文部分—古籍

- 清·余文儀，《續修臺灣府志》，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，1962。
- 清·范咸等，《重修臺灣府志》，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105 種，1961。
- 清·范咸等，《臺灣府志》三種(中)《重修臺灣府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。
- 清·高拱乾，《臺灣府志》，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，1960。
- 清·高拱乾，《臺灣府志》三種(上)《臺灣府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。
- 清·陳培桂，《淡水廳志》，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，1963。
- 清·劉良璧，《重修福建臺灣府志》，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，1961。

中文部分—論著

- 宋南萱 (2000)，〈〈臺灣八景〉從清代到日據時期地轉變〉，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- 李知灝 (2013)，〈從蠻陌到現代—清領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景書寫〉，國立臺灣文學館。
- 吳毓琪 (2006)，〈康熙年間臺灣宦遊詩之研究〉，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。
- 吳毓琪、施懿琳 (2006)，〈康熙年間「臺灣八景詩」首創之作的空間感探討〉，《國文學報高師大》，5，頁 35-55。
- 俞劍華編 (1986)，《中國畫論類編》《林泉高致》，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。
- 施懿琳 (2000)，《從沈光文到賴和—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》，高雄：春

臺灣地景的第一道虹彩—高拱乾《臺灣府志·藝文志》所載〈臺灣八景詩〉之詩意探討

暉出版社。

徐麗霞 (2010),〈臺灣清代八景的權力結構與回歸意涵——以「臺灣府八景」為例〉,《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—紅樓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,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(所)編印,頁 177-216。

連橫 (1975),《臺灣詩乘》,南投:臺灣省文獻會。

陳漢光編 (1984),《臺灣詩錄》(上),臺中:臺灣省文獻會。

陳捷先 (1996),《清代臺灣方志研究》,臺北:臺灣學生書局。

許玉青 (2005),《清代臺灣古典詩之地理書寫研究》,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
許世旻 (2013),《乍寒還暖:論臺灣八景中的雞籠積雪》,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
劉麗卿 (2002),《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》,臺北:文津出版社。

蕭瓊瑞 (2006),〈認同與懷鄉—臺灣方志八景途中的文人意識(以大八景為例)〉,《臺灣美術》,65,頁 4-15。

The First Rainbow of Taiwan's Landscapes: The study of *Poems of Eight Wonders* recorded in Gong-Qian Gao's *Taiwan Chorography, Yiwenzhi*

Hsu, Hui-Yu *

Abstract

Taiwan first gained recognition for its Eight Wonders when author Gong-Qian Gao collected a series of poems named *Poems of Eight Wonders* in his *Taiwan Chorography* in which the poems of Gong-Qian Gao, Ti-Wu Qi, Zhang Wong, Shan-Zong Wong and Qing-Wang Lin were recorded. These poems served as the first brushstroke of the colorful rainbow known as the Eight Wonders of Taiwan. Soon after, more poems were added to the *Poems of Eight Wonders* by other Taiwanese Poets and these poems continued to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*Taiwan Chorography* to this very day. Other versions of *Poems of Eight Wonders* during Ching dynasty were the combined great works of away-from-home governors, gazetteers editors and local scholars in Taiwan, which means the *Poems of Eight Wonders* recorded in Gong-Qian Gao's *Taiwan Chorography*, being the undisputed predecessor, is worth of study and discussion at length. This essay aims to conduct a thorough analysis on the *Poems of Eight Wonders* recorded in Gong-Qian Gao's *Taiwan Chorography* in hopes of providing an adequate assessment on their literary value as poetries.

Keywords: *Poems of Taiwan Eight Wonders*, Gong-Qian Gao's *Taiwan Chorography*,
Ti-Wu Qi, Shan-Zong Wong, Qing-Wang Lin, Zhang Wong

* Assistant Professor,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, Chang Gung University,
E-mail: s3315004@mail.cgu.edu.tw